

新文叢之三

割棄



808
Du38

新文叢社出版

新 文 叢

3

割

棄

新 文 叢 社 出 版

新文叢之三「割棄」

民國三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

編輯者 新文叢社

郵政信箱三四〇號

出版者 新文叢社

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

代定處 兄弟公司

亞美書社

本不刊得轉載

本輯售價：一元五角正
特價預定：每三輯三元
截止期九月二十日

重訂廣告刊例

普通地位	特別地位	封底及裏	封底	全頁	半頁	三分之一	四分之一
一五〇元	二〇〇元	二五〇元	三〇〇元	—	—	—	—
一〇〇元	一二〇元	一五〇元	—	—	—	—	—
七〇元	九〇元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五〇元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
圖畫製版按價照加

投稿簡章

- 本刊歡迎投稿。
- 稿末請註明姓名地址，以便通信，至掲載時如何署名，聽投稿者自定。
- 投寄之稿，本社收到後概不答復，如不登載，附足郵票者一律退回。
- 投寄之稿，一經登載，以每千字三元至五元現金奉酬。
-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，其版權仍歸作者保留；惟本刊編集彙刊或選刊時，亦得自由採入。
- 投寄之稿，本刊得酌量增刪之，但不願增刪者，請預先註明。
- 投寄之稿，以未在他處發表者為限。
- 投稿請寄郵政信箱三四〇號。

新文叢之三「割棄」目錄

小說

湊巧

魏金枝……………(一一二〇)

曉舌者

鍾望陽……………(一一一—一二三)

安壚

吳岩……………(六七—一〇〇)

父子之間

何其琰……………(一三四—一四八)

論文

論新現實主義

李宗紹……………(二一一—二九)

報告·通訊

江南牧歌

霍亭……………(三〇—四五)

割棄……………司馬文森……………(一二四—一三〇)

雜文

短刺……………方典……………(四六—五四)

不是「冷箭」……………章偉……………(一〇四—一〇九)

散文

關於「浮世雜拾」……………柯靈……………(一〇一—一〇三)

劍的故事……………白曙……………(五五—六三)

作家先生……………康了齋……………(一四九—)

澠池……………吳伯簫……………(一五〇—一五三)

鏡子……………石楊……………(一三一—一三三)

詩

文字的教養……………

洛

雨……………

(六四—六五)

帆……………

羅

昔……………

(六六—)

中篇連載

寒

雪……………

林

淡

秋……………

(一五四—一七二)

紀念周木齋先生逝世特輯

哀

辭……………

唐

弢……………

(一七三—一七四)

回憶周木齋先生……………

列

車……………

(一七五—一八二)

湊巧

魏金枝

說起他王德昌，在王家宅，確乎有些響亮的。你看，統個王家宅，就只這麼一月悅來雜貨店，而他王德昌却就是這悅來雜貨店的大老闆；此外，王家宅光只三個保長，他王德昌又是王家宅第二保的保長。這還小可，近幾年來，他王德昌真是福至心靈，曾發明過一個大道理，叫做「湊巧。」

所謂「湊巧」，就是碰運道，但普通人以為，運道那東西，不免操之於神道和鬼怪，可是他王德昌，卻頂頂反對迷信，他不相信鬼神，甚至連看相和算命都不相信。照他的意思，「巧」這東西，反正像一條水裏的魚，牠在那裏游，你要捉牠，捉牠就是了，一點都不用先打算的。要是牠要湊湊你，甚至牠會自己跳上岸來等你的。這大道理，在小小的王家宅，已經算是出色的了。

此外，他王德昌另有股邪勁，那邪勁，更把他那「湊巧論」加了點醬醋，因此他那「湊巧論」，就越加生動了。

譬如說，人生總不免有點兒煩惱，可是煩惱到底捉不住他王德昌。要是煩惱真有點想捉他，他王德昌有的是法門：第一步是喝點酒，喝醉他，然後躺到牀上，睡着，這樣，煩惱就祇好立在

牀邊等他。要是煩惱真的等得不耐煩走了，那麼他王德昌當然仍是鮮龍活虎的。要是還不走，他王德昌會光火，索性邀幾個人來打牌，「中風」「白板」地喝一場，煩惱有時也會被趕走的。再不然，就得他王德昌到市上去跑他一整天。這辦法最好，也最有效。譬如，早上，市上本是怪鬧的，那時，他王德昌就闖了去。自然，這本來是沒有目的，因此他就從上街直闖到下街。而那街上，有的挑柴，有的買菜，大籃小筐的都在街上轉，他王德昌就得從左邊讓到右邊，或從右邊躲到左邊，這一來，他王德昌「心無二用」，煩惱早已去了一大半。再譬如。王德昌是許多店家的老主顧，既然看見他王德昌在街上轉，自然也得招呼他一兩聲，當然也有幾家留他吃午飯，再打他十六圈，然後再喝眼點心酒，回家來睡他個整夜，那末，煩惱就一場古兒趕走了。

此外，他王德昌又是怪和氣的，除非他那雙胡桃眼，湊巧躲在玳瑁框的墨鏡裏，要是再湊巧，把他的額角往下一拱，而胡桃眼又湊巧從鏡框上露出來，那就是說，他已經看見你，那時候，倘使你湊巧是有錢的，他定會把放在他眼前的茶杯推一推，意思是叫你喝茶，或是把烟管嘴用衣袖抹兩抹，請你吃烟。沒錢的，要是你自己去動手，他王德昌也斷然不反對。據王德昌自己的說法，那是他老子湊巧在死的那年教他的，這是商家招徠生意的大祕訣。其實，這是王德昌湊巧記得的一句話，倘然他老子湊巧沒有教他這一句，他王德昌還是愛熱鬧的。既然愛熱鬧，他自然不能背了店面去尋熱鬧；不熱鬧，他王德昌又會生煩惱，沒辦法，他只有在小火爐上整天燉着開水，茶壺裏泡濃茶，小藤盒子裏盛滿旱烟。不過，千句併一句，他王德昌到底算是愛客的。因此那

些坐客們，雖然他們的目的，各各不同，但他王德昌既這麼的仁至仁盡，要是還要不領情，自然有點說不過，就算聽聽他王德昌的「湊巧論」，也是坐客們應盡的義務了。

說到「湊巧」，「照相對論」的說法，既有「湊巧」，「自然也有「不湊巧」，譬如，他王德昌今天正想吃酒，他老婆却偏偏失手把酒瓶打破了，照理，這該要算爲「不湊巧」；「湊巧論」裏居然跳出「不湊巧」，理論上難免有點疵綻。可是他王德昌的「湊巧論」，原來是一元的，所以不湊巧也應該說是湊巧。

「那末，什麼叫做不湊巧呢？」有人問他：反駁，在他王德昌，照例是不大管的，要是老管那一套，他王德昌早就被煩惱捉住了。因此，他祇說他自己的湊巧，他祇把他自己的經歷告訴你：

「譬如我吓，我王德昌，哪件事情不是湊巧的。你看，我本好好的在讀書，湊巧我不願讀了；湊巧我那時十六歲成了人了；又湊巧我願意在店裏幫幫忙，譬如，舀酒，數數零找；啊，湊巧我那老子過世了，於是我就把這小店承受了下來！」

要是你對他眨眨眼，心裏還有眼不滿意，就是說，你以爲正當成人時死老子，這不是湊巧。關於這些小枝節，他也不大留心的，他還以爲你在靜聽，眨眨眼，那是一種默認的表示。於是他就會再把他怎麼做保長的故事告訴你：

「再譬如，我王德昌，爲什麼做起保長來的？這也是湊巧吓！那一天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湊巧

是個團圓日——陰曆的十一月十六。我本想到市上去配點貨，可是湊巧，我有點肚痛了。湊巧我那小昌的娘（那是他王德昌的老婆）說：「老昌，做什麼吓，要是肚痛，還在家裏歇歇吧！」你看，這又是湊巧了。那個夜叉精，老是天天板着臉；我常說，這是寡婦相，頂不討人歡喜的；要是她笑，除非我跳辮子。那知她那天湊巧笑了笑，她湊巧把我留住了！」

這麼說，坐客他未免來一陣哈哈，然而他王德昌還以為他的「湊巧論」成了功，也就說得更起勁：

「你說湊巧不湊巧？我和我們鄉長原是老同學，這是你們大家知道的，可是湊巧，我們偏偏不大碰頭，可是那一天，他老人家卻湊巧到我這小店裏來了，不但來了，還和我一桌子喝酒，不但是我喝酒，還叫我做保長，你看湊巧不湊巧？……」

照他王德昌的經歷看，要是說他不湊巧，那也未免有點兒吹毛求疵。譬如，這麼重要的非常時期，要派捐，要抽壯丁，要編查戶口，正用得保長的時候，那個第二保的老保長偏偏會蹺了辮子，這已可算是湊巧了。其次，這麼大的一個第二保裏，論財力，有錢的很多，沒錢的也不少，他王德昌只能算是個中通的；論人才，中學畢業的就有十多個，不識字的更多，至少也會上百，他王德昌也只好算是中通的。可是，有資格有錢的，他們忙於管家私，誰願做這沒出息的勾當；就算誰願意做，也會同行嫉妒，譬如派捐，自己少了，就必得往別人的頭上去推，你要往別人頭上去推，別人就會把你推下來，讓你做不成保長。至於沒錢沒資格的，有錢的怕他會揩油，或者

倦了款逃走。祇有他王德昌，說他沒資格，他也讀過幾年書。說他沒財產，也有這麼一引雜貨店，至於揩油，他王德昌沒有這本事，說逃走，他王德昌又斷不會去尋這煩惱。爲了這，他王德昌雖沒轉過做保長的念頭，却偏偏做上了。這豈非又是「湊巧」嗎？

他王德昌本來就有些兒飄飄然的，好像一朵快要離開蘆葦的蘆花，而那運道，又譬如一蓬風，開頭是蕩吓蕩的，對他微微的吹着，忽然來了蓬鬼頭旋風，於是就把他王德昌一直向上飄，雖然沒有上天，却已離了地。從此他王德昌便多吃了點酒，更有點醉意：喉嚨老是癢癢的，想說點話；手脚也輕快了，想做，想走；嘴眼老是閉不緊，想張開來笑；這徵候，很有點不平凡，在他王德昌的歷史上，必然要發生一個大奇跡，結果，果然產生了一個大道理，叫做「湊巧。」

不過，風雖在那裏飄，却也不能把蘆花一直送上天去的，譬如來個把回旋，或是轉個把方向，這自然是難免的，因此他王德昌也曾遭過點波折。譬如，正當他王德昌榮任保長的第五天，第三次抽壯丁的命令下來了，照規定的辦法，就得抽籤；可是抽籤的那天，天氣就有點兒不正，陰沉沉的天色，風又是冷冷的，吹得人打顫。但在當初，他王德昌的心裏，還覺得有趣，雖然胸膛裏有點兒跳動，可不是怕，却祇是等眼前就要「湊」出來的那個「巧」，因此不免有點兒心急，一早就起了身，匆忙忙的趕大王廟裏去佈置抽籤場。但大王廟裏還是空空的，祇有那些上了卿絲塵灰的泥菩薩，筆簇的坐着；此外，就是三五隻瓦雀，躲在牆洞邊，唧咯唧咯的在嘆氣，這已使他王德昌不高興，而那些絡繹來抽籤的壯丁，也並不像平日那麼的自然，他們搓搓手，摸摸臉

，一跑進廟，就靜靜的站在戲台下，祇朝那放在台上的籤筒發呆。那氣氛，很有點悶人，尤其他王德昌，覺得有些意外，重重的把他的衣角往下拉。他想打破這沉悶，於是盡力的透了口氣，伸腰，又去摸摸籤筒裏的籤，看可有什麼「巧」出來，可竟沒人發話。至於湊巧，這當口，照理應該是頂頂應時的，但並沒有誰想去「湊」，不然，就應該大家都高高興興的。這時候，他王德昌也曾生過一次疑問，他問過他自己：

『這是不是「湊巧」？還是真有「不湊巧」那個東西？』

『不至於吧？』他自己回答自己：

但那也祇是一句空話，連他自己也不能滿足的。爲滿足他自己起見，他祇有先在這些人裏尋出一個「巧」來，然後讓竹籤子去「湊」住他。於是他王德昌就開始找尋那個目的了，他從台前的第一排開頭，逐一的注視過去，然而都不大巧，有幾個是應當在家養妻小的，有些則是永沒吃過苦的少爺們，甚至還有一大半，還是他王德昌「湊巧論」的擁護者，至少也是他那悅來雜貨店的座客，這當口，他不免有點着急，倘若菩薩們果真有些靈，他王德昌也願破一次例，請鬼神幫點忙。但他王德昌的湊巧論，還是該當存在，他這次找尋的結果，居然給他找出一個「巧」來了。

那是個綽號叫做「浪蕩神」的，那傢伙，不但沒有妻子，他也沒有什麼職業，甚至連長年也不願做的，但他有比王家宅裏誰都豐富的常識，他會替戲班子裏跑龍套，他會做塑匠，他會捉蛇

，他會挑痧，甚至撩缸沙，捉甲魚，沒有一樣不會；至於偷桑葉，偷瓜，看屍首，那更獨步。他不但有這麼多的缺德，但還有一張鐵硬的嘴，頂頂顯明的是，他胆敢反對王德昌的「湊巧論。」然而，很湊巧的却被他王德昌找着了。那傢伙，正一手插在圍帶裏，一手把烟管捧在嘴邊，安靜地，悠然地，時時從嘴裏噴出白烟來。

他王德昌，忽然「湊巧」，胸口裏來了點怒意，簡直想喝他一大聲，把那浪蕩神的烟管喝下嘴來。但馬上，在他的心底裏又來了個「湊巧」，於是他才笑了起來。

「巧，」今天要「湊」到你了！」王德昌輕輕地告訴他自己：

「巧」雖然還未「湊」成，但他王德昌到底高興起來了。反正鄉長老爺還未到場，時候早得很咧，他就把籤筒聳了兩聳，爲了硬要那浪蕩神中籤，私下替他揀了個單數，單數，算是他浪蕩神中了籤；然後他王德昌從筒裏抽出一枝來，一看，不但是個單數，還是個明明白白的「壹」字，倘然沒有許多人站在他眼前，他王德昌簡直會開心得跳起來。

但當真的抽出籤來，他王德昌：「湊巧論」，又受了點打擊，原來那浪蕩神抽着的號碼，雖然是單數，而且還有「壹」字，可惜那「壹」字的上面，還有個大寫的「拾」字。

「我，拾壹號吓！」那浪蕩神走到他王德昌的眼前，把竹籤丟在桌上了。

王德昌把眼從玳瑁框邊探出來，狠命的打量了兩眼，然後不服氣似地說道：「你，你多了個「拾」字。」

但對手也似乎知道了他王德昌的陰謀似的，把烟管用力地甩兩甩，狠命地恨着烟管？『不通，這斷命的……』然後回轉頭來對他王德昌：『但是你得知道，我是個浪蕩神吓！』

這一次的不大『湊巧』，確乎使他王德昌不高興了好幾天，他也曾查過幾次名單，被抽中的第一名，本來在中學裏半途輟學的，自然可以重進學校去；第三名呢，早已在高中畢業，照章可以免役；第六名，是獨子。第八名，還是獨子；這都不成問題，可是此外還有整整的六個，任他王德昌是保長，也不能丟了應去的，却叫那浪蕩神去頂缸。雖然那該去的六個都願出點錢去找個頂替的，但在他王德昌看，那浪蕩神是一定不會答應的，可是再依名次看下去，又是一大批不願當兵的，總之一句話，誰也不願意。

王德昌儘管用兩手敲他自己的頭腦，但辦法還是沒有；被敲出來的，無非還是一大串的湊巧，直是一個湊巧，橫也是一個湊巧，今天是一個湊巧，明天仍是一個湊巧，鄉長大人雖已催過了幾趟，但他王德昌除開湊巧，還是毫無辦法。直到最後，他王德昌簡直不能再挨了；要是再挨，他就會做不成保長，於是他只得湊一湊巧了。

『你是不是願意去替一下子呢？』他王德昌和和氣氣的問浪蕩神：『譬如你湊巧願意去，那末我願意給你弄些錢，譬如壹百塊。』

他王德昌簡直有點兒發抖，他儘在想，『他一定不答應的，一定不會湊巧，一定……』

『我？去倒是願意去的！』浪蕩神慢條斯理的說：

『你？』他王德昌幾乎驚奇得跳了起來：『真真湊巧！我知道你會願意去的！』

那浪蕩神問道：『是不是你在抽籤那天就知道的？』

他王德昌却祇管高興，把浪蕩神的話都未加考量，而且連他那一切惡德都忘記了；不但如此，還對眼前這位譏諷者發生了好感。於是就連聲的回道：『是的！是的！一直以前，一直就知道的！』

『所以我願意去吓！』浪蕩神把袖口抹抹鼻頭，哈哈地大笑起來。『我知道的，你們都願意我去，你，連王家宅的每一個人；就算我浪蕩神不願意，你們也會想法弄走我的！』

『不！不！』他王德昌怪和氣地搖搖手，加以否認，然而頭上已急出許多汗珠：『這是湊巧！……湊巧吓！倘使你願意去，真是巧極了，但不知你還有什麼別的意思，譬如說，錢……』

『錢，自然是要的！』然後那浪蕩神伸出三個手指來。

這三個指頭，很使他王德昌迷惑了一下。在他想：三元，似乎太便宜，三十，也似乎還那個，要是三百，却太辣了些；可是再看看他浪蕩神那張冷笑的臉，就是三千，怕也不容易打倒他的。

僵持了好久，他王德昌祇得開口了：『三十吧？倘使再加點兒，或者也可以。』對手卻仍然不響。

『那麼，是三百了！』王德昌輕輕地說：『那太多！』

可是那對手却悄然地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譬如一條老大的魚，剛剛在手邊挨過，可是一滑，牠卻一溜烟離去了，這真不大湊巧。可是他王德昌却並不失望，他以爲，無論如何，『巧』已經有點兒，只是不大『湊』，倘是再拍一拍，作興還會湊上的。於是他湊了個黑夜，獨個兒跑到浪蕩神的家裏去。

三百元，他王德昌也覺得太少了，所以又加了個三十，那浪蕩神看看還可以扳一下，自然再扳了一下，於是，他王德昌也就再加個三十。交易算是很爽利地成功了，可是那浪蕩神却再聲明，他以爲這是王德昌自己要弄走他，無論如何並非湊巧；換句話，他還反對王德昌的湊巧論。然而反正在夜裏，反正沒有人聽見，也不會有人看見，而且他王德昌的目的，又到底算達到了。

『是的，確乎不大湊巧！』他拍拍浪蕩神的肩膀，含糊地說。『但現在，頂要緊的，算是你到底答應了！』

湊巧，自然還得有個條件，那就是順利。但不大順利，也並不怎樣影響他王德昌的「湊巧論」。再說，那浪蕩神到底是走了，再不會有人反對他的「湊巧論」，這在王德昌，未始不是勝利。而且那個巧，還正在向着他王德昌湊來，譬如，在他那引悅來店裏，已經常有些壯丁，自己來賣身了，而且價錢非常便宜，祇要浪蕩神那麼的三分之一。價錢，和他王德昌，本來不大相關的，只要有得買。現在既有處去買，他就不會再受浪蕩神那麼的大虧了，保長，也定實做得穩穩的，這對他王德昌，真是太巧了。

運道既朝着他王德昌，就是要想躲避，也是不成功的。馬上，初夏來到眼前，第四次的壯丁抽籤過去了，經他王德昌幾次的接洽，便用不到壹百元的低價，買到一個替身，使全個二保裏的村民，從惶恐的情緒中，解放了出來。接着徵發義役，修理村邊的那條大路，他王德昌與沖沖地稽查名冊，指揮工作，來回地奔走着，比起王家宅其他的兩個保長，他王德昌確乎要算是頭挑的，他不但揩油，還肯賠點油水，於是，凡是村裏有點事，都在他那悅來店裏料理，悅來店便成爲王家宅的總機關。連鄉長都在他店裏落腳。要是鄉長有點什麼差使，就算添添飯，買買零碎，他王德昌也無不應命。不但如此，他王德昌雖然是隨便慣的，却也很講究禮貌，尤其對於鄉長大人，從做了保長以後，他居然學會了行敬禮，把兩個指頭在額角上一放，兩腳跟一並，同時還把他那肥大的臀部，向後一歪，雖然姿勢不大好，全鄉十五個保長裏，却再沒有誰學得像的。至於小心，他王德昌也怪小心的，簡直每事必問。然而，他王德昌雖然這麼做，至於爲高升，倒似乎沒這意思，雖然鄉長大人已經幾次對他王德昌說過了，要是他自己能夠高升，譬如說，自己陞做了區長，那末，他王德昌也必然跟着升起來，不過，就是承鄉長大人這麼說幾次，他王德昌也就更加有興了。

『究竟升做什麼呢？』他王德昌獨個兒時也會想過，可是他自己仍不能回答出這問題來。其實，這是很簡單的，當然是鄉長吓。但是他王德昌怪安份的，他知道，也會把他所知道的那些鄉長統計一下，要做鄉長，除非是個中學畢業生，不然，也得有點兒旁的什麼銜頭，可是他王德昌